

中國伊斯蘭史存稿

白壽彝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白寿彝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字数：244千 插页：2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11157·34 定价：(精)2.10元

题 记

这本小书收了我十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三四十年前的旧作，不只观点旧，词汇和表述形式也是旧的。现在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是因为它们也许在历史资料 and 思想方面多少可以参考。这些文章原来散在各处，汇集起来，总可以对愿意阅览的人提供一点方便。原作，除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和烦文赘词的删削外，基本保持原来的面目。附录里收了几篇别人的作品。其中，陈垣先生的讲稿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述，是从事伊斯兰史研究工作的人应该读一读的。其他几篇，都是现在已经不易见到的在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资料。

1944年，我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说到，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并提出研究这门学问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现在看来，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容易的，但是应该争取到这些条件，多一个条件就对工作增加不少便利。当时，我是想逐步取得这些条件的，但受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限制，在刚起步的时候就无法前进。因此，我在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工作上，说不上有什么成就。我愿意在这里重新提出来，如果真正想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的成果，设法取得这

些条件还是很必要的。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

近年，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逐渐开展。关于宗教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宗教制度、宗教典籍、宗教派别的研究、宗教史的考古和特定地区的研究等等，都出现了新的课题和论述。相信这些研究都会不断的进展，在这些方面以外还会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借这本小书出版的机会，祝愿同志们工作顺利。

1982年元月16日，白寿彝于北京。

目 录

题记	(1)
中国回教小史	(1)
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	(45)
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	(56)
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	(104)
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170)
赛典赤赡思丁考	(216)
柳州伊斯兰与马雄	(299)
跋吴鉴《清净寺记》	(314)
跋《重建怀圣寺记》	(325)
《古兰经》马译本序	(340)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	(344)
附录：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垣）	(346)
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庞士谦）	(366)
清真教育会纪事	(375)
《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王宽）	(383)
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赵振武）	(385)
五十年求学自述（王静斋）	(406)

中国回教小史

本文写于1943年，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作了一些修改，交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今据单行本作了字句上的个别修改，内容未加改动。

1981年12月30日作者记

题 记

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教内人，虽有的人具备了一两个条件，但还不能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一直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一本可看的中国回教史，这实不可怪。这本不是短时期所能产生出来的。

现在我这一个小册子，更谈不上是甚么著述。只是介绍中国回教史之一粗浅的概念而已。在这个册子里，有几处是和

别人的注意点不很一样的，也因为限于篇幅，不能详加解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写出一本比较详细的東西出来，请大家指正。并希望同道的朋友，以后在这門学问上，能够各出所长，彼此合作，能够写出一部比一部好的东西来。

这本小册子，每章后面都附有参考资料举要，是为初学预备的。这些资料都限于中文方面的。外国文方面的书，一概没有说。

1944年2月作者记

第一章 中国大食间的交通

回教原名叫作伊斯兰 (Islam)，是一个阿拉伯字，意思是“顺从”。“顺从”，应该是“顺从造物主”的意思。

隋大业六年 (公元610年)，回教创兴于阿拉伯。不久以后，回教就由阿拉伯传到中国来。但中国和阿拉伯间的交通，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的，并不是回教兴起以后的新鲜事情。

当汉武帝时，张骞凿空，就听说西方有一个条支国。后汉和帝永元九年 (公元97年)，甘英奉使西域，他亲自到了条支。条支，据有些学者的研究，是 Andiochia (Antiochia的讹音) 的省译，乃是以一个地方的名字而泛指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全部的。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是可以算在阿拉伯半岛以内的。这

样，我们很可以说，在回教创兴五百年前，中国阿拉伯间已经有交通了。

在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南海的航运已经相当发达。据阿拉伯史家的记载，这时候已有中国和印度的船只，经由波斯湾，航入阿拉伯内河。

隋及唐初，波斯人到中国来的很多。这所谓波斯人，可以解释为波斯国的人，也可以说是从波斯湾来的人。如果后一个解释是对的，当时所谓波斯人中，就一定包含不少的阿拉伯人在内。即使这个解释不对，恐怕事实上也有些阿拉伯人从波斯湾到中国来的。因为波斯湾，在这个时期，已可能成为对印度和中国的重要贸易港口所在了。

这都是回教兴起前，中国与阿拉伯间交通的情形。回教兴起后，中国阿拉伯间的交通已经大大地进步。这时，中国人习惯用大食这两个字，称呼阿拉伯。大食是Tazi的译音，原是一个波斯字。中国人大概是从波斯人那里学到了这个名词。大约，至晚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起，一直到蒙古人入中原止，中国人都使用着这个名字。现在我们也可照着唐宋人的习惯，用这两个字表示唐宋时期的阿拉伯。

唐时，中国大食间的通路，正常的有两条。一条是走海路，一条是走陆路。贞元间（公元785—805年）宰相贾耽著录中国入四夷路程，就详细地说到这两条路。他说：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磧。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洲，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又北西，度乏驿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戌。傍碎卜戌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柘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

安西是现在的库车。俱毗罗磧是现在的赫色勒 (Hosel) 沙磧。阿悉言城是现在的拜城。拨换城是现在的阿克苏城。思浑河是现在的塔里木河。于祝是现在的乌什。拔达岭是Badel岭。热海是Issyk Koul。碎叶川是吹河。怛逻斯城是现在Talas水上的Aulie ata,是唐时很繁荣的一个城镇，那时大食在东方的势力，一直可以达到这

个地方。由这里西进，可以经由波斯，到大食的首都。这是中国大食间，经由现在的北疆、中亚细亚以相往还的陆上通路。贾耽又说：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笏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四日行，至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州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躁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颰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颰国。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颰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颰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有大食国之弗

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

屯门山在珠江东口。占不劳山是Culas Cham。环王国即占婆 (Champa)。奔陀浪即宾童龙 (Pandunarga) 现在的藩龙 (Phanrang)。军突弄是Pua'u Kudur即 Paulo Condore。海峡是满刺加海峡。佛逝在巴林冯 (Palembang)。诃陵是爪哇。师子国是锡兰岛。天竺是印度。弥兰大河是印度河。提罗卢和是Derrarah。乌剌国是Oboilah。末罗国是Basra。缚达城是Baghdad。提罗卢和、乌剌、末罗，都是波斯湾上的港口。缚达是大食的都城。这是中国大食间，经由南海、满刺加海峡、孟加拉湾、马拉巴海岸、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以相往还的海上航道。

在这两条路线外，还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安南，再由安南从陆路到云南。又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天竺，再自天竺从陆路到云南。在贾耽书中，记着一条安南通天竺道，云南正是这条道的中心。如果以云南为行程的起点，他这一条道的记录正好可分为两条道的记录，即云南通天竺道，和云南通安南道。贾耽既有这样的记载，想来当时，这两条道上必定是常有行旅往来的。不过仅就中国大食间的交通而论，这两条道毕竟比上述的两条路线要迂远得多。即使有大食人经由这两条路到中国，或中国人经由这两

条路到大食，人数也一定是很有限的。

自唐时起，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食间的交通路线，除了因受军事影响而需另觅途径者外，似乎都不出这四条路线的范围。

本章参考资料举要

关于回教教义的概要，可看刘智著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有成都、广州、镇江、昆明等处刊本），纳忠译的《伊斯兰教》（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马坚译的《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条支之考证及中国大食间在回教兴起前之交通，可看王古鲁辑译的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星娘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辅仁大学出版）。

关于安西至怛逻斯城的地名考订，可看冯承钧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第一篇第二章。

关于广州至缚达城的地名考订，可看冯承钧译的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下卷，杨揅译的桑原隲藏《唐宋东洋贸易港研究》（以上三书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安南至天竺道，也可看《交广印度两道考》。

关于宋代中国大食交通的，可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赵汝适《诸蕃志》（有《函海》本，《学津讨原》本，《国学文库》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承钧《校注》本）。

关于元明时中国大食交通的，可看汪大渊《岛夷志略》（有藤田丰八校注本），邱处机《长春西游记》（有李文田校注本），和冯承钧译的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清代中国大食交通的，可看马德新《朝觐途记》（有昆明刊本）。

第二章 大食商人的东来

回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信奉回教的大食商人带来的。

唐宋时，大食商人到中国来的很多。他们在得到政府允许的时候，可以在某几个指定的都市间往返贸易。但通常，他们都聚居在几个滨海的口岸上。唐时，是广州，扬州。宋时，是广州，泉州，杭州。《旧唐书·邓景山传》记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田神功之乱，扬州的波斯大食商人遇害的，有数千人之多。大食人在唐末所作游记，说黄巢之乱，广州的回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被杀的，共有十二万人之多。这都可见，唐时广、扬二州居留的大食人是很多的。宋时的海外贸易，是承继唐时已有的规模而发展的。大食商人这时在南洋贸易上的领导地位，更比唐时显著。这时，官私文书之记载海外各国的，差不多都把大食列在第一位。这时著名的外国商人，也差不多都是大食商人。《岭外代答》说：“诸蕃国之丰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这已说明大食商人地位的重要。《萍洲可谈》说：“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不食猪肉，自是信回教的大食人。《可谈》以不食猪肉为蕃人的特有习惯，更可见宋时聚居广州的大食人之多

了。

大食商人在中国者，大致都很阔绰，为唐宋人所艳称。唐人小说记载波斯大食商人豪富的故事甚多。他们所说的波斯人，有时实在也是大食人。他们所说的波斯邸，有时实在也是大食人开办的商店。例如裴铏的《崔炜传》说，崔炜到波斯邸，打算用所得的明珠换钱。有一老胡人用十万缗来换这个珠子。“崔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此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这是在唐人小说中，“波斯”可解为“大食”的一个例子，也是唐时大食商人阔绰之一个例子。小说中所说的某一件事情固不可完全相信，但小说中所表示的某一类事情总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宋时虽没有这一类的小说，但有不少实事的记载。例如北宋的辛押陀罗，居广州数十年，家资达数百万缗。南宋时的蒲亚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进奉大象牙二百零九株、大犀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罗辛，一个人在同一时期贩来的香料，仅乳香一项达三十万缗。番禺蒲氏在居留地的住宅，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宋末的佛莲，富厚的程度，可以已力发海舶八十艘。这都可见宋时大食商人阔绰的一斑。

大食商人在中国似无传教的事，但他们之来华对于

教义的传布，似也不无关系。第一，因为他们是异邦人，并且举止阔绰，他们的行动很易受一般人注意，他们的宗教生活也就可能成为人们所注意的一种目标。第二，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事实上恐怕不能不雇用中国人来帮忙。这些中国人同他们相处日久，也许有信仰回教的人。不过，这两种可能的事究竟可能到甚么程度，我们是没有法子来估定的。

大食的商人，有时常代表大食或大食的某一地方到中国来作朝贡使。新旧《唐书·大食传》和《宋史·大食传》所记的朝贡使，从各方面来看，似乎都是大食商人充任的，他们朝贡的任务大概也不出于商务联络的意义。大食朝贡使之最早的记录是永徽二年，就是普通所认为回教传入中国的一年。其实，大食朝贡使到中国来，是一件事；回教传入中国，是又一件事。我们说，回教传入中国，与大食商人或大食朝贡使有相当关系，是可以的。但要一定说回教传入中国，与某次朝贡使有关，是不可以的。并且，大食朝贡使虽于永徽二年始来，但在这一年以前，谁也不敢说，没有回教人到中国来过啊。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大食间因石国（现在的塔什干）问题发生战事。中国军队大败，死伤数自在二三万人至十万人之间。大食对唐在西域的势力作了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恶化。天宝年间，安禄山之乱，大食还应中国的请求，派兵来

中国定乱。由海道到中国来的大食商人，更完全和这次战事没有关系，照旧地源源而来。另外，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是由这次战事产生的。这次战事使大食在俘获的中国人中，发现许多造纸工人。于是大食得大规模地设立造纸厂，并在若干年后将中国造纸术辗转介绍到欧洲去，给欧洲中世纪文明以很大的刺激。有人说，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中国造纸术的西行，有很大的关系。这话并不夸大。这是当初两国军事当局所梦想不到的结果，也是当时东来的大食商人想象不到的奇迹。

本章参考资料举要

关于大食商人居留的情形，可看陈裕菁译的桑原隲藏《蒲寿庚考》第二章，刘复刘小蕙合译的《苏来曼东游记》（以上二书均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大食商人的唐人小说，可看《中西交通史料汇纂》第三册中所集《太平广记》各篇。

关于大食商人之香料贸易，可看白寿彝的《宋代伊斯兰教徒之香料贸易》（《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

关于大食朝贡使的记载，可看新旧《唐书·大食传》、《宋史·大食传》、《册府元龟》九七零，九七一，九七二，九七五等卷，《宋会要稿》“蕃夷”门。

关于天宝十年，唐与大食间的战事，可看白寿彝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十一期）。

关于中国造纸术之西行，可看姚从吾《中国造纸术之西行》（《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刘麟生译的卡德《中国印刷术源流考》。